



五月槐花香

工人出版社



五月槐花香

(工人小说散文集)



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

五月槐花香

——工人小说散文集

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

工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1202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印张：7.625 字数：160000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07·95 定价：0.52元

目 录

阿秀	谭 覃 (1)
苗	尹 平 (32)
这里曾经有过荷花	王治花 (44)
一台电视机	向 春 (61)
父母心	卢 腾 (66)
甜甜的苦果	任文焕 (75)
日暮霞红	周明发 (88)
老经理戒烟	吴炳晶 (105)
滋味	蒋昭芒 (111)
时髦小伙	蒋昭芒 (124)
撒缆风波	万成平 (129)
心灵	吴 耘 (134)
孟晶玉	陈为人 (140)
嫂嫂	笑 非 (162)
吃鸭趣事	梁志雄 (175)
眼色	马千里 (186)
西湖赏月	祝金生 (201)
啊, 小巷	祝金生 (204)
五月槐花香	程 琪 (208)

渡口小店	卢 腾 (211)
油茶花开	郑行栋 (213)
落红赋	黄士英 (219)
愿花儿常开	周 璞 (221)
这里真有黄金	沈国凡 (223)
桔乡人	徐绍芳 (227)
六叔	徐绍芳 (233)
编后记	(238)

阿 秀

谭 章

想念，
留恋，
多少情思，
把我的心牵连。

——侗族琵琶歌

—

从电站工地回来，天黑了。夜色像一匹缥缈不定的轻纱，慢慢地抛撒到双嘎寨来。附近的山峦，竹林，水塘，河流和木楼，笼罩在夜的苍茫中，也渐渐地模糊起来。屋里很暗了，是点灯的时候了，月亮还没有出来，可是，寨子的月堂^①里，罗汉^②们和络缅^③们行歌坐月^④的歌声和笑声，已经开始荡漾起来。

歌声琴声，撩拨着我的心弦，使我想起今天晚上要去月堂里和侗家女阿秀行歌坐月的事，于是急急忙忙走进家，准备烧

① 月堂：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。

② 罗汉：侗语，即男性青年。

③ 络缅：侗语，即姑娘。

④ 行歌坐月：即谈情说爱。

火煮饭吃。可是忽然接到公社通知说，抽调我回城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，叫我今晚把行李准备好，明天一早，公社有拖拉机到双嘎寨来接我。

“天呀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接到这个通知以后，我感到很突然，脑壳就像被谁敲了一棒，“轰”地一下晕了。“这，这是哪个的决定？”前些年，我没有和阿秀相爱的时候，曾经有过不安心，千方百计地寻找门路要离开双嘎寨子，而未能离开。可是如今爱上了阿秀，爱上了侗寨，决心在双嘎寨里和阿秀，和古嘎大伯，和侗家人一起奔“四化”，建设美好的侗寨山乡，“坐家”一辈子的时候，公社却突然决定叫我离开它。唉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还能像往天那样，再到月堂里去和阿秀行歌坐月吗？我还能把心里的“白话”^①对她讲，把心里的相爱歌对她唱吗？要离开双嘎寨的人了，还用嘴巴甜甜，乖话连篇，苦把把裹了糖面面，去哄人家，把人家那颗纯洁的少女的心，悄悄地偷走吗？不，不能了。那么，不去又行不行呢？也不行，她一定会在月堂里等我和盼我的。她很爱我，对我那么痴心，那么钟情，假若我突然一下子不睬她，她是会很痛苦的。天呀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，使我的心都碎了，脑壳都挠痛了。

“去，我还是要到月堂里去，事到如今，瞒也瞒不住，没有什么办法，只有把事情告诉她，然后和她商量，怎样想办法来对付吧！……”正当我这样想着和决定着的时候，月亮出来了，我站起来，正要走下木楼里去，忽然，一只小狗崽在吊脚木楼下边“汪汪”地叫了起来。我停下脚步，站在木楼的阳台上往下一看，月亮路上，走来了一位身材苗条的侗家女。她，年

① 白话：谈情说爱时讲的一种优美的吐露真心的话。

纪二十来岁，身上穿件镶有花边的淡蓝色的对襟布衣，拴着围腰，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百褶裙子，黑油油的辫子盘在脑壳上，插着一把弯弯的月亮木梳。胸脯挺挺的，白生生的脖子上挂着一只银项圈，手上戴一付银手镯。那银项圈和那银手镯，在月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。

“啊，是她！”阿秀来了，我的心突然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，声音卡在喉咙里，想喊也喊不出来。

她自由自在，百褶裙飘飘甩甩，欢喜得像一只小麻雀似地，嘴巴还在轻轻地哼唱着歌呢。路上，青石板亮堂堂，水塘中，月亮圆又圆。她在水塘边轻飘飘地走过，那倒影映在水里边，就好像是个传说中的鲤鱼姑娘，从水里悄悄跑出来那样，光脚板“咚咚”地走上了我的木楼——知识青年的家。

“青哥，”她欢欢喜喜地跑到了我的身边，嘴巴甜甜地贴在我的耳朵边说：“我跟你讲嘛，今晚月亮好，去月堂唱歌的人好多啊！”她把月堂里男女青年行歌坐月的盛况告诉了我，接着说：“我想了一首好歌，等你到月堂里去唱给你听，可是你……”她收敛了笑容，有点羞羞怯怯的样子，扭转了脸，手挽着衣角，放低了声音，“可是你好坏啊，害人家在月堂里老等不见影子！”话停住，身子还扭动了一下，眼睛悄悄地瞥了我一回。

那眼光，有责备，也有埋怨，更多的成份还是少女般的柔情，衷心的情爱。“我……”我语塞了，心“咚咚”地跳得利害。

“你，是不是看书看迷了？”见我不说话，她又抬起眼来，望了我一下。

我喜欢看书，用她的话来讲，可以说是个“书呆子”。“看

书看迷了”这句话，是我往天和她行歌坐月，去迟了或者没有去，向她作解释和道歉的一句非常非常一般的话，可是如今，她得了我这话做把柄，拿来回敬我，堵我的嘴巴。

“不，不是……”她嘴皮薄薄，会讲会说，再加上她那双逼人的眼睛，我的心变得更慌了。我没有勇气把抽调回城的通知告诉她，说：“阿秀，今天收工回来得晚，我还没有吃饭呢！”

“鬼！你又哄人了！”她不信，长长的眼睫毛跳了几下，黑亮亮的眼睛对着我，“我和你一起从工地回来，回家都煮好来吃过了，难道你没吃？”她以为我哄她，把她不放在心上，回转身，面对栏杆，双手支付着下巴，手拐拐架在栏杆上，眼睛在望天，不理我了。

天上，圆圆的月亮像个银盘盘，白生生地在那悠悠的云层里奔走。动人的歌声和琴声，此时在月堂里时起时伏。四周的山野，连绵起伏地映现在淡蓝色的天幕上，好比一幅幅美丽的侗锦。寨子的鼓楼，木楼瓦顶和杉皮，竹林、榕树，还有那广阔的坝田，陡峭的山坡，欢腾的河水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那么美好地呈现在明朗的柔和的月色里，吸引着她那一颗少女的行歌坐月的心。

眼睛对着天上那颗急急奔跑的月亮，望了好久好久，她这才猛一下子回过身来，沮丧地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们这起人，反正是被人家哄惯了的，既然看不上眼，挟不上筷，那么就不如趁早讲！”

“天呀，这话从何说起？”我不知道她是真气还是假气，反正我是更慌，更着急了。急忙用手指着火塘说：“阿秀，我没哄你，也没忘记月堂里行歌坐月的事，是我，做活路回来，累了，

想坐下歇歇，再……”

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也许是看我手里没拿书，不是“看书看迷了”，忘记了邀约的事，她突然“噗味”一声，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，还以为你要拿书当顿^①呢！”

见她笑，我的心这才舒了一口气。可是，一想起那件难得向她开口的苦恼事，不知不觉地“嗨”一声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，怎么了？”见我叹气，她反而又替我着急了：“青哥，你，你怎么了？是饿了，累了，还是身上哪点不舒服？……”

我身上没哪点不舒服，摆了摆脑壳。“那么，累了煮不倒饭，不晓得到我家里去吃呀？”她埋怨我：“你呀，嗨声叹气的，莫非我阿爸还会嫌你？”

阿秀的阿爸叫古嘎，是双嘎寨上一位心地善良的老人。我到双嘎寨插队落户这么多年来，每逢过年和过节，有时是平常日子，只要他家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他都要叫阿秀来喊我去吃。年粑，甜酒，腌鱼和酸肉，也是经常不断地叫女崽阿秀拿碗端来。见了我还经常嘱咐：“小韦呀，我们侗家的腌鱼和酸肉，你觉得好吃，就来拿去吃，或者叫阿秀给你送去。”

现在，阿秀见我没吃饭，埋怨我不跟她讲，埋怨我不到她家里去吃，我嘴上不说，可是心里却在暗暗叫苦：“阿秀啊，难得你对我这样诚心，这样关顾我，可是明天，我和你就像歇在树上的鸟一样，大雨一来各自飞，公社决定抽我离开双嘎寨，返回省城里去了。”我不敢看她，埋着脑壳，把公社的决定告诉了她。

她没做声，我抬起脑壳来一看，阿秀突然不见了，走了。

① 当顿：即当一餐饭吃。一餐，土语称一顿。

“什么，她走啦？”我以为她是听了我的话以后，不声不响地气走的，心里还在忐忑不安。可是不一会，她很快地又返回来了。这回，她已经不是空手空脚，而是兴致勃勃地端来了一碗香喷喷的糯米饭，饭上面还放得有几块油煎的腌鱼和酸肉。腌鱼是侗家人拿来待客的一种上等菜，我最爱吃。可是今天，我越看这香喷喷的饭菜越不想吃。

“青哥，”我闷闷不乐，饭菜吃不香，阿秀问我又没有病，心里急了，拿根短板凳坐在火塘边，对我陪礼道歉起来，“青哥，你，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刚才怪我不好，不晓得你是做活路回来累了，想歇一歇……”她以为我在生了她的气，接着又说：“快吃吧，吃得饱饱的，我们好到月堂里去唱歌！”

她说话甜甜，很使人爱听，心也好，那么体贴人，逗你喜欢。这样的人，我能舍得丢开她走吗？不，我和她在月堂里，已经唱了久恋歌，相思歌，还吊了“把凭”^①，只差那成双歌没有唱了。我不能走，我不能丢开她！但是，事情是公社决定的，而且说得很死，明天就有拖拉机来接我，怎么办呢？“告诉她吧，赶快跟她想办法……”我想着，把公社的决定告诉了她。

“哪样？你说的是哪样？”乍一听，她吃了一惊，可是接着她马上又“噗哧”一声，两手捂住嘴巴，“啧啧”地笑起来，“你坏，装得蛮像的哩！”她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，还扬起一个软巴巴的拳头来威胁我：“你哄人，看我敢不敢捶你！”

“捶我？”我看她不相信，急了，说：“阿秀，过去我说话，爱哄人，那是和你开玩笑。可是这回，我说的事完全是真的。”

① 把凭：即定亲的信物。

“你是说要走?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那么,你敢不敢赌咒?”

“敢!”我说。

“……”看我说话认真,严肃,没有一点想要哄她的样子,她马上收敛了笑容,“那,我阿爸晓得不?”

“是公社通知的,”我说,“你阿爸恐怕也晓得。”我想赶紧和她想办法,俩人同去公社要求不走,可是,她眼睛瞪了我一眼,没等我和她商量,就说:“那,让我回去问我阿爸看!……”话里边,好像我说话再哄她,她一定要马上返回来和我算账,拿起脚就走了。

我依在木楼的栏杆上,茫然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水塘下边竹林里以后,不禁担起心来:“要是她知道公社的决定是真的了,她会怎么样呢?”忽然,我觉得胸口上闷得慌,好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似地气喘起来。

二

这天晚上,阿秀走后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早早地,我也就关门睡了。可是躺在床上,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,她的音容笑貌,不知为什么,竟然像电影似地一幕又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刚到双嘎寨插队落户的时候,活路我一样也不会做。有一天,正是插秧的时节,好多侗家青年男女,兴高彩烈地有说有笑,站在水田里栽秧啊!他们一边栽秧一边还唱歌,歌声好动人,在坝田上吆吆地荡漾着,拨动了我的心脏。于是,我好奇地走过去,到了阿秀的身边,拿起一把禾秧,把裤子挽得高高

的，下到田里去和她们学栽秧。她们把我和阿秀排在一起，并且“咯咯”地笑，讲起侬话来。当时，侬话我还没有学会，不晓得她们讲的是哪样，只见阿秀的脸红红的，用手把田水泼在讲话人的身上。讲话人跑了，站在远地方，亮开嗓子唱起这样的一首山歌来：“大田栽秧排对排，有对秧鸡走过来，秧鸡跟着秧鸡走，情哥跟着情妹来。”她们为什么要唱这样的歌，唱这样的歌又比喻的是哪样，我不晓得。可是阿秀气了，冲着那唱歌的妹子说：“唱吧，唱破了喉咙没得药医！”她的话，说得大家一阵“嘻嘻”笑。笑声里，我忽然觉得脚杆上发痒，回头一看，“哎呀，我的妈！”当时有一条软绵绵的水蚂蟥正叮在我的脚杆上，把我吓的惊叫起来，像一头发疯的小牯牛那样，在田里乱跑乱跳。阿秀手里拿着一把禾秧，和几个络缅在“咯咯”地看着我，笑弯了腰。我心里好气啊，真想骂她们几句，可是当时顾不上，于是又跑又跳。真是越急越见鬼，脚板一滑，不料“啪哒”一声，跌在了水田里，没哪个姑娘愿来扶我。

“啊呀！”阿秀不怕别人笑话，惊叫一声，丢下禾秧赶来把我扶起。

“书呆！”她见我浑身泥巴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不但不可怜我，反而骂我：“我看你硬是个书呆子啰，小小的一只蚂蟥都对付不了它，还说是来革命种田呢！”说着，拿手在我的脚杆上重重地打了一下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，蚂蟥被她打掉了。

她不但奚落我，还爱跟我开玩笑。有一天早晨，我挑一担红漆木水桶去挑水，到了寨子下边的清水河里，正弯腰把一只水桶埋进河里打水，忽然“咚”一声，一颗小石头飞来，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我的面前，把水花溅在我的身上和脸上，使我吓了一跳。“谁？”我抬起头来看，附近没有人，不在意，又继续打

水。可是打着打着，不料又“咚”地飞来一颗，差颗米砸在我的脑壳上。这下，我可冒火了，大骂起来：“是哪个鬼打的在跟我开玩笑？”还是不见人。我很奇怪，正观察，忽然一阵银铃似的笑声，从河边那一丛浓密的竹林里，忍不住“咯咯”地传来。

我丢下水桶，悄悄地跑过去一看，见有一个人好像一只小竹鸡，顾头不顾尾地躲在那里。“鬼打的！”我看跟我作恶作剧的不是别个，而是阿秀，马上把她的衣服揪住，从竹林里拖出来。

“哎哟，死鬼，我的头发！”她叫饶了，我松开手。可是她爬出来后，理理被刺蓬勾乱的头发，又神气地“咯咯”笑起来，朝我瞪眼睛：“谁是鬼打的？我看你才是个鬼打的呢！我问你，你明明晓得我天天早上起来都要挑水煮饭，咋个招呼都不跟人家打一个，就悄悄地跑进人家的屋里，把人家的水桶偷来了？”

“偷？”我不承认是偷，说：“你不在，我是跟你阿爸借的！”

“鬼！”她嘴巴不让人，“我问过阿爸了，他说不晓得！”她硬要赖说我偷了她家水桶。

“好好……”我说不赢她，自认“偷”了，说：“你说我偷了你家的水桶，那么，让我把水缸里的水挑满后，再帮你挑几挑。”

“不！”她又不肯了，固执地把脖子一拧，抿笑着说：“你挑的水，吃起来不甜！”

我看出她是在有意逗我，反问道：“那么，难道你挑的水，吃起来就甜了？”

“当然呐！”她莞尔一笑，自信地说：“要不信，我挑一挑给你去吃，你看它甜不甜？”话说完，她脚板马上“咚咚”地

跑下河边，抢走我那根翘翘的挑水扁担，替我挑起水来。

生活，就这样地使我们相爱了。不过，那还只是一种不自觉的爱，因为那时候，我还不安心在双嘎寨“坐家”一辈子，一边做活路，一边还三天两头地往公社里跑，要求推荐上大学，或者抽调回城当工人。阿秀和她阿爸见我这样不安心，很着急。每次，当我从公社回来的时候，阿秀就站在寨路边的风雨桥上等我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事情有点着落没得？”见我垂头丧气地摆脑壳，她心里也好像很难受，为我打抱不平：“青哥，我看你就别再去求他们了，你阿爸‘走资派’那么大，又是什么‘叛徒’，他们是不会放你走的。再说，走不走，城里和乡下哪点不是人在的，一定要去求他们吗？……”

莫看她没出过远门，可是说起话来，却是蛮有道理的。我倒不是向往城市生活，倒觉得生活在这风光秀美的侗寨里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只是公社有些人，见我父亲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就认为我是“狗崽仔”，在这些人鼻子底下生活，心里不舒服。那么，我后来又是怎样安下心来，不想离开双嘎寨的呢？除了要求上大学、当工人到处碰壁，受白眼，没得到解决之外，主要是阿秀和她的阿爸古嘎待我太好了。解放初期，我父亲剿匪，曾经来到过侗寨双嘎，与古嘎大伯有过很深的交往，古嘎大伯知道我就是从前那个韦团长的儿子的时候，说：“你阿爸我晓得，他不会走资派，也不是什么叛徒，你别听他们那一套，莫把这包袱来背起！”他鼓励我安下心来，“别人拿你当‘狗崽’，我拿你当娃崽，以后，你就安心在我家里坐！”

记得有一次，我拿柴刀上山去砍柴，不小心把脚杆砍伤了，流了好多血，痛得我倒在山坡上“哎哟，哎哟”直叫。这时，阿秀正在山上打猪草，听见了就急忙跑来，拿镰刀把她新

缝不久的一条百褶裙子“嚓”地割下一块来，把我的伤口扎紧，然后猪草不打了，解下腰带来把我背回了家。她阿爸古嘎会打猎，晓得好多刀伤药，安排我在她家里调养，精心照料。在她家，我水不挑，柴不砍，饭也不要我煮，就天天躺在床上看书解闷消愁。阿秀见我看书很喜欢，就天天来跟我学文化，要我手把手地教她写字和打算盘。她人聪明，学习的劲头也很大。有时我开玩笑问她：“阿秀，不好好去学绣花，来跟我这个书呆子学文化做哪样？”她偏起了脑壳回答说：“哟！文化就你一个人学得？我阿爸说了，将来，我们侬家不是这个样子，也要人会开机器，电呀，织布呀，舂米呀，用的都是机器。”说着，她还反问我：“青哥，难道你那脑壳，知识都装满，不要学了吗？”知识，文化和理想吸引着她，同时也鼓舞了我。我觉得她不但肯上进，而且越来越逗人想了。我想她，她也想我，但是公社决定的事情，让她晓得了以后，她会怎么样呢？我真有点害怕她会发疯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去找她谈一谈，向她讲明情况，可是没想到刚出门，就见她早早起来，在我的木楼门口，不晓得已经站有多久时间了。

“你？……”猛见她站在那里，眼睛发红，眼皮也肿了起来，旁边还有一道暗黑色的泪斑，目光迟滞，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我。“她，哭了？”我见她傻子似地站着，神色暗淡，心里不禁吃了一惊。

“你，明天再走，行吗？”她没头没脑，突然这样地问了我一句，不再叫我“青哥”了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的心凉了。

天呀，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，一夜之间突然变得这么忧

郁、沉重和憔悴，好像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样，这真是使人难以想象。

事情给她的打击似乎太大了，看她这样子，我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。“阿秀，”我走过去，想把她让进屋里来，然后问她阿爸是怎样对她说的，可是她不理睬我，又问道：“问你，隔一天再走，行吗？”

她心里有火，话里有气，说出来硬梆梆的，不再像从前那样感到甜蜜了。我知道她在恨我，于是把声音放低，尽量使说话的口气缓和些，减少她心里的痛苦，问道：“阿秀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阿爸请你吃同心酒！”过去，她说起话来像放鞭炮，“咯咯”地笑着，嘴角上还出现两个深陷的小酒窝，语气上也充满着爱的甜蜜。可是今天，她说话不多，不笑，就连酒窝也消失了，同时在话里边，好像带有一种敌意。

吃同心酒是侬家人的一种风俗习惯。亲朋好友，兄弟姊妹，有谁要远离家门了，他的爹妈就要办一桌酒菜来为他饯行。其中，糯米酒煨在壶里，米饭煮在鼎锅里，腌鱼炒在盘子里，酸肉焖在罈子里，到时候都通通把它们拿出来摆放在桌子上；每个来送行的人，都要随身带一个煮熟和染红了的鸡蛋来表示自己的心，送给要远离家门的人。一是祝福他一路平安，二是叫他人不管去到哪里，心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家里人。

阿秀的阿爸古嘎，是一位忠厚老实，讲义气，重感情，而脾气却有点固执的侬家佬^①。他老人家嘴上不讲，但是从行动上我看得出来，他老人家心里是很喜欢我的。当别人的面，

① 佬：侬语，即老年人。